



龍 風 劍

吉
龍 作者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龙凤剑

吉龙著

下册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01号

龙凤剑

吉龙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20千字

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

ISBN 7-221-2899-0 I·380

定价:9.60元

内容提要

太平盛世、朗朗神州、国富民丰、一片升平。然而一幢高墙大院内，每当月上三竿，百鸟归林时，却不时传出男人们的淫笑声、杯盘撞击声。更夹杂着女人们的求救、挣扎和呻吟声……。

谁也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，谁也不敢涉足、问津。因为那里墙高、院深、门紧。而且房子的主人方力行父子武功高深莫测、残暴成性。更有一帮凶狠的武林败类为他们所用。

行侠仗义，貌美如花的娇娃钟凤，一日不意为方力行所遇，方力行垂其美色可餐，设陷将她虏获。归去途中被青城派高徒华龙发现，乘夜色跟踪，并在钟凤险遇强暴时将其救出……。

两位年青少侠危难聚首，一见钟情。并肩踩出方力行父子宅院的密秘，联络侠义之士，一举捣毁了这座淫窝魔窟，救出了长期惨遭方力行父子蹂躏的数十名女人。

可是，功高德望的一对爱侣却险遭嘉庆皇帝的杀害……。

目 录

下 册

- 1 7. 为民除害·····(1)
- 1 8. 严惩东霸天·····(16)
- 1 9. 冤家变亲家·····(28)
- 2 0. 芦荡歼顽匪·····(44)
- 2 1. 载誉回楚城·····(58)
- 2 2. 心连百姓除万恶·····(67)
- 2 3. 巧设“鸿门宴”·····(89)
- 2 4. 血溅黄鹤楼·····(100)
- 2 5. 重返青城山·····(137)
- 2 6. 平寇下江东·····(161)
- 2 7. 千军万马气势雄·····(186)
- 2 8. 正邪两不立·····(203)

17. 为民除害

转眼已是丹桂飘香的时候，燕山上的树叶虽然大多数还保留着翠绿的颜色，但有一部分已经变成黄色、褐色和红色的了。远远看去山峰上好像燃烧着一些火团，喷发着金灿灿的火焰，蒸腾着一些色彩斑斓的云霞。

辽阔的天空里，一列列雁阵掠过闪光的云际，洒下一串串嘹亮的歌声，又匆匆地飞向南方。清晨的风吹到华龙钟风的身上已经有几分凉意。一眼望不到边的金色谷浪，不停地喧哗摆舞，似乎在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华龙夫妇二人骑在马上感慨万千，此次回乡南行，时间太紧，需拜访的地方甚多，不得不匆匆赶路，尽量沿途少耽误时间。

钟风和华龙并辔而行。一日，他们又来到了太行山下的那个集镇。为了答谢鲍老郎中的热情慷慨，二人买了两套衣料，前去拜望。

鲍老医生十分高兴，摸着花白胡子激动地说：“偶留一顿便餐，贤夫妇竟为此破费以报，小老儿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！不知相公尊姓大名，尚请见告！”

华龙向钟风看了一眼，又想了一下，便诚恳地说：“晚

辈姓华名龙，她是拙妻，名叫钟凤。”说罢，他又窥视了钟凤的脸色，见她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示，便知道她对报出真实姓名没有什么意见了。

不料，那鲍老医生一听见这两个名字马上就跪下来磕头，行大礼拜见。略带口吃地说道：“不知两位千岁驾临，怠慢之处，务乞恕罪！”

华龙夫妇忙不迭地还礼。华龙又伸手扶他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老恩伯如此行礼，岂不折杀晚辈！”

老医生郑重地说道：“理应如此，理应如此！不依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上次两位千岁驾临寒舍，小老儿就看得出来，二位绝非凡人，他日必可立非常之功！事实果为所料，小老儿亦至感欣慰！”

华龙谦逊地说：“机缘凑巧，偶有建树！但盛名之下，的确难副其实！老伯过分夸奖，无以克当。”

“千岁太谦虚、太贬抑自己了！就以敝地而论，自千岁铲除黑店，智擒山上股匪以后，过往客商和本地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都有了保障，人人安居乐业！大家早就给二位千岁供上长生禄位了！”

钟凤也连说不敢当，并代表夫妻二人再度谦逊了一番。

接着，双方畅谈了别后的其它一些事情。宾主感到十分融洽。鲍老医生设宴款待华龙夫妇。他二人一看却之不恭，便只好叨扰。宴罢，鲍老医生又苦苦留他二人住宿，老管家也坚决地拦住不肯放行。二人无奈，只好恭谨从命。不过华龙再三央恳主人：“晚辈夫妇微服南下及寄宿府上之事，务请不要传扬出去，以免惊动百姓，增加不必要的麻烦。”老郎中笑着答应了。

后来，他又给华龙夫妇提出一些摄护身体的建议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习武者必需善自摄护身体，而摄护身体又必需练武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！两位千岁的武功已经名扬四海，今后务请注意休息调养！”说罢，就叫老管家去取一些十分名贵的滋补药品来赠送给华龙夫妇。还热情细心地介绍了服用的方法。并补充道：“药品系根据祖传秘方，采用上等药材配制而成，向不赠送外人。我服用了多年，深感此药在固本培元、强筋壮骨和提神益气等方面之独特功效。今特以之相赠，聊表我对二位千岁的敬慕之忱……”

华龙钟凤深致谢意，并坚持要付款。老郎中拒不肯收，最后二人又只好遵从他的意见。

又叙谈了一会儿，老郎中便让老管家送他二人去住宿的地方休息了。临时客房是个单独的小院子，是老医生长子住的房屋。因为他外出采购药材，媳妇又归宁了，所以房子便空着。一应设备齐全，铺盖蚊帐十分讲究。丫环仆妇们送来盥洗用水和热茶，便在外间等着伺候。钟凤看没有什么事了，给了她们一些赏钱，打发她们睡觉去了。

旧地重游，感触较多，两人兴奋得一时难以入眠，二鼓过后很久还躺在床上闲谈。不料，就在钟凤快要昏沉沉地睡着了的时候，华龙突然把她弄醒，对着她的耳朵低声地说：

“凤妹，有人来拜望我们了！”

钟凤一听华龙突然向她报警，立即腾地坐了起来，一边凝神谛听，一边穿好衣服。

来的敌人一共有三个，一个是太行山原匪首董明亮，另两个是他的师父翁文仲和师母胡锡珍。

董明亮和胡德顺，权炜民三匪首与他们的爪牙们上一次

被华龙钟凤捕获并关进监狱以后，时刻密谋越狱逃跑。有一天，趁放风的时候，唆使几个倚为心腹的匪徒故意在一边吵闹，吸引狱卒们过去处理他们的纠纷，然后董明亮、胡德顺和权炜民就抓紧卸下早已锉断的脚镣手铐，纵身上墙外逃。幸亏守卫在四面高层碉堡和了望哨上的卫兵发觉得快，立即射箭截杀，结果，只跑掉了一个董明亮。胡、权二匪首被射穿了胸喉，当场毙命。

董明亮侥幸脱险，一个人很感到孤独和凄凉。想来想去，他忽然想起了一条很恶毒的报复阴谋……于是白天他蛰伏在一所荒废的古庙里，晚上又出去抢劫食品、财物，奸淫妇女。等换上了好的衣帽以后，他就昼夜兼程地赶往山东省某处海滨。沿途，他不断地做下坏事。到了海滨就悄悄地雇了一条船，航行了两天，来到了黄海中的白鹭岛，看望他的师父、师母。他把今后的一切都押在能否请得动师父、师母这一宝上。

带给师父一家的礼品相当丰厚，吃的穿的用的都准备了不少。董明亮没花一钱银子，只是动动手、动动刀而已！因此礼品上多少有点血腥气味。

翁文仲夫妇在未上海岛之前也是做不花钱的“买卖”，不过是搞的“单干”，没有占山为王，拉帮结伙地落草。董明亮当时跟他学了些武艺，也跟他学会了这一套“营生”。后来，翁文仲夫妇因接连几次败在北方名镖师的手里，无脸，也不敢再在大陆上立足，便带着孩子逃上白鹭岛，准备靠耕种渔猎度过下半辈子。不料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怪人，传授给他们一套“混元真功”，使他夫妻二人的武功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地得到了提高。

斗转星移，春种秋收，弹指间翁文仲夫妇匿踪海岛已经十年。经过这十年的苦练，他二人自信武艺已大有精进，回到大陆上一定可以横行江湖，独霸武林，因此跃跃欲试，经常抱着“东山再起”的愿望。再也不甘心在这个人烟稀少、寂寞荒野的渔岛上了此一生了。

董明亮自师父们走了以后，结识了胡德顺、权炜民二匪。三个人气味相投，在一起拜了把子，成为金兰弟兄。不久就拉起了一帮子匪徒坏蛋，正式上山落草。董明亮因武功较好、年龄较大当了大寨主。这些年来，尽管董明亮的根基逐步稳固，力量逐步扩大，他始终也没敢派人去接翁文仲夫妇们到山寨来居住。他怕来了个太上寨主自己的地位就岌岌可危。不过每年他总要派人专程地给师父家去上点贡，烧几炷香火，维系着师徒关系的基础。

乍一见面，翁文仲夫妇还真感到奇怪和惊异！“徒儿自来海岛为的是什么呢？……”

董明亮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如实禀报，不过说到最后他就做手脚了，添油加醋地放作料：“那华龙夫妇放肆忒狠，知道您是我的恩师更是破口大骂，骂的话实在难听，什么武林败类，巨盗劣匪啦；如若回到大陆，一定把他打成缩头乌龟啦，再说，您不去把他除掉，这华夏武林领袖的宝座看来就非他莫属了！”

董明亮的这一着用得高明、灵验。请将不如激将，这一激，翁文仲夫妇就不请自动了。他俩把家事给子女们交待了一番，就收拾一下兵器等随同董明亮回到大陆上来。他们共同商定的计划是这样：先到太行山下的集镇找鲍郎中报仇；再去知府衙门劫狱，放出全部匪徒；然后就去京师找华龙夫

妇算账……诸事完成了，翁文仲夫妇再派人去海岛把家搬回来，扯起旗子大干。

自然，这几次计划董明亮并不是全部都由衷拥护的。但因为眼前自己势孤力薄，一切就不得不恭听师命。

一路昼宿夜行，无须担心盘川和“活动经费”。反正三人是老搭档，配合得完美无缺。

鲍郎中名叫鲍云路，年轻时常走北方几省保镖，很有几分名气。因曾经打败翁文仲夫妇，挫毁了他俩劫镖的计划，多年来一直被深深的怀恨。

到了鲍郎中家附近，三个人找一个旅店休息了一阵，研究了一些细节问题。三更夜深人静时，便带上兵器飞檐走壁地来到鲍家的屋上。翁文仲对董明亮说：“我们去了结和鲍云路的梁子，你帮不了忙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和你师母去送他归西，你可以找找他家的银库，把他的老底子抖搂光。我估计这些年老家伙一定积攒了不少的财富！”

董明亮连忙应声：“徒儿遵命！”因为翁文仲这一道命令正合他的心意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都在考虑着替师父们巡风、掠阵的事儿，正愁着没有单独活动的机会，不好实现那个殷殷盼望甚久而又足以使他自已心旌飘摇的愿望。

原来前两年有一天，镇上办庙会，鲍郎中家的媳妇带着丫环上街去看热闹。虽然她未施脂粉，穿着家常的衣服，但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啧啧地称羨。混去人丛中的匪徒董明亮，猛一看见她的花容玉貌，魂儿差不多飞出了窍，晕麻麻的几乎忘其所以。他本想立即指挥同来的匪徒把她抢回山上，拜堂成亲。但一听说她是鲍郎中的媳妇，慑于他的声威与雄风，却又未敢轻举妄动。不过，在此以后，尽管他一直

未能如愿，鲍郎中家媳妇的艳若桃花的面笼，娇媚动人的眉眼，苗条丰满的身段和婀娜婷婷的姿态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，撩起他的种种非分的狂想。

此刻，他认为“正是天赐的良机了！”师父师母去扑杀鲍云路，自己便可以轻轻巧巧地杀死他的儿子，抢走他的媳妇……

董明亮万万没想到，埋葬他的人正在前面守候着他！

华龙凭着极其锐敏和远远超过常人的听力，早就知道来的人共有三个，而且其中有两个非比寻常高手。他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钟凤，嘱咐她特别小必谨慎，并且赶快拉着她从隐蔽的地方纵身上屋，埋伏在阴暗的地方观察动静。

恰好董明亮兴冲冲地飞掠屋面奔来。这时，他满脑子桃色的幻想，大大咧咧地如入无人之境……

“给他一镖，是董明亮！我看准了。”华龙对着钟凤的耳朵讲。

钟凤也是久练武功和夜战的人，董明亮的身影既然已经映入她的眼帘，进入她的钢镖的最有效的杀伤范围，她毫不犹豫地一扬手“嗖”的一声，一道银光一闪，便看到疾奔的黑影突然“嘭”地甩倒在屋面，压碎了许多顶瓦，发出一串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……

紧接着，就听到鲍郎中在对面的屋顶上朗声说：“既是故人来访，这样偷偷摸摸地来暗算，总不算正大光明的行动吧！再说，又何必带着这些无能之辈来白白地送死呢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向华龙钟凤拱手：“有劳二位贵客了！”

华龙正要回答鲍郎中，斜对面的屋顶上倏地出现了两个黑影，疾为紫燕，转为飞云。其中，男的一个说道：“鲍云

路！我们不准暗算你。只是想约你去郊外拼斗，了结我们之间的梁子。白天动刀动剑总不大好，所以才在夜里来。请你谅解！现在，我们要先替徒儿报这一镖之仇！二位年轻人，有种的，我们就一起到郊外去了断。否则，就休怪老夫在鲍郎中家撒野了！谅你们这一对也跳不出我的手掌心！”

钟凤冷笑一声说道：“郊外就郊外，反正你们既来了就休想跑掉！”

对面那个中年妇女马上也冷笑着说：“小丫头，等一会儿你连哭都来不及了！走吧！”

那个男的又说道：“鲍云路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希望你不要伤害我徒儿！”

华龙大声说道：“他是越狱逃跑的匪首董明亮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们要拿他去送官！”

那女的又怒冲冲地说：“文仲！不跟他们罗嗦了！谅他们不敢残害徒儿！”

董明亮在那边也随之叫唤起来：“师父、师母！我只受了一点轻伤，已经包扎好了。你们把他们杀了再来救我不迟！”

“好！你小心点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！”说罢，翁文仲就和胡锡珍伴着华龙夫妇、鲍云路，一起飞檐走壁来到镇郊的一片空地上。

华龙在路上对鲍郎中说：“老人家，你回去照护照护吧！等我二人去收拾他们就可以了！”

“我家里会武功的人很多，不用愁！你们二位倒是不可小看了这一对男女！”鲍云路低声地回答他。

其实，华龙从一开始就没有低估翁文仲夫妇。那仅仅是

根据他二人接近“登萍渡水”的非凡轻功所作出的初步结论。后来，听到他们中气充沛的说话声音，察觉他们也能够在暗夜中分辨他和钟凤的性别，而且看出了他们信心十足的神情，就更加肯定了刚才的判断，确认他二人在武功修为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。当然，对于鲍云路来说，他现在也十分地尊重和钦佩了。

今天晚上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钟凤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。因为从现在起，她也急剧地冲出了认识上的狭谷，迅速地扩大了视野。过去她只知道自己的师父智静道姑武艺高超，华龙的武艺高超，总认为他们的水平海内罕有匹敌。可此刻她却理解到那种看法的片面和不切实际了。市井里巷之中，常有异人居住；高山大河之内，尽可卧虎藏龙……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升华，对于她以后在各方面的进步提高都有着很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到了郊外的一片空地上，翁文仲夫妇在场中央站定，各自立好门户。然后，翁文仲大声说道：“你们是三个打我们两个，还是一对一？”

鲍云路答道：“当然是一对一！”

翁文仲又说：“场外观阵的人可不能暗算对方。”

华龙驳斥道：“毋庸赘述，我们一向遵从武林道德标准，你放心！不过我要问你：你们输了怎么办？”

胡锡珍盛气凌人地说：“要杀要剐由你们便，看你们是哪两个先来送死，上吧！”

翁文仲连忙接着说：“慢着，两个年轻人还没有报过姓名，老夫的掌下不死无名之鬼！你们快留下名儿，仙去以后，我也好通知你们亲人来收尸！”

“我叫华龙，她叫钟凤。你不要目空一切，夜郎自大！鹿死谁手？现在还很难作出结论。”嗨！踏破铁鞋无寻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原来你们就是华龙钟凤！

翁文仲狂笑起来：“我把我们的姓名也告诉你吧，让你们死得明白点。等鲍云路来对你们讲，恐怕来不及了！我是黄海白鹭岛岛主翁文仲，她是我的夫人胡锡珍。”

华龙还没开口回答，钟凤就抢先说道：“既与董明亮是一丘之貉，不报姓名也罢，免得肮脏了我们的耳朵！”

胡锡珍恼得马上纵身过来，一记“飞雕入林”声势极为凶猛。她人还没有落地，就举掌对准钟凤的脑顶打来，一招“雷殛天灵”用足了十分力气。以钟凤的功力，若硬接这一掌，可能要震痛虎口，甚至震伤胳膊。钟凤没有这样做，她早已拔剑在手顺势举剑来抵挡，一招“金鹏展翅”连削带打。胡锡珍虽然厉害也不得不收手改招。不过她没有把钟凤放在眼里，欺她稚嫩怯弱，以为不用兵器就可以置她于死地，所以依旧徒手进击……

华龙一看胡锡珍攻势凌厉，知道钟凤难与匹敌，可是碍于刚才的承诺，自己又不能出手相助……想了一下，便急纵过去对翁文仲发动猛烈攻势，一招“黑虎偷心”刚劲凛冽，势如高天风雷般地打去。华龙想赶快制服翁文仲，解钟凤之困；他相信钟凤仗剑厮杀，一时三刻之间还不至于落败。翁文仲狂笑一声挥臂格架，嘴里傲慢说道：“也好，先杀了你这个小孽畜，再送鲍云路归西！”话音刚落，他骤然大吃一惊，原来华龙的铜拳铁臂使他感到极其沉重的力量，远远地超出他的意料之外！于是，他赶快运起“混元真功”的全部功力，企图迅速地打死华龙。华龙和他一交手，马上也知道

即动用起了对方的功底确实和自己估计的一样，因此不仅立，全副功力，而且不断思考如何尽快地战胜对方。

钟凤不是胡锡珍的对手——亏就亏在没有练过真功，一挥剑就显示出根底。于是他立即盘坐在地上，右手抓住一根细长的树枝，将枝头对准钟凤，运起“无量真功”，再用“借物传力”的办法，通过树枝把自己的“无量功力”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钟凤，支持她打败胡锡珍。由衷地感激他们夫妇，为了维护他家的安全，仗义迎战梟匪，舍生忘死，屈尊卫民，因此，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，哪怕是拚掉老命，也要保障钟凤取得胜利。钟凤打赢了，华龙战胜对手就更有了希望了。

胡锡珍虽然年近五十，身法依然灵活，她“穿花绕树”避开剑锋，一招“飞袖流云”，又挥掌进击钟凤的要害，掌势凶猛，呼呼生风。若是功力差的，光是这股劲风都抵挡不了。可是它对于钟凤却毫无影响。不但闪挪腾跳，劈刹撩捌，挥洒自如，而且她觉得精神饱满，力量倍增。继而一记“侧身卧鱼”让过对方一掌，急使一招“龙女穿针”直刺胡锡珍的肩骨。胡锡珍慌忙来个“鹰击长空”跳到一旁，然后“盘龙绕步”到钟凤身后，双掌齐发，一招“飞龙在天”，企图把她击垮。钟凤反手一剑，一招“大雁南归”破解了她的攻势，又顺势上刺，一招“举火燎天”还攻她的头部。胡锡珍一记“彩凤回头”躲过，又一招“峻岭分流”，双手欺身直上地反扑。二人如是一来一往地打了个平手，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状态。

再说华龙向钟凤这边瞟了两眼，见她能够稳住局面，便放下心来加强对翁文仲的攻势。“行家一动手，知道有没

有。”他认真思考了对方练过混元真功，拳路精熟和轻功卓越的具体情况，决定利用自己膂力强、精力旺和变招更快的优势，来战胜敌人。心念既定，他便猛使“横扫六合”、“抗搏面”、“挥斧辟天”、“力挫群峰”等杀着狠狠向对方大力度的进攻，加快招式的临时变化，声东击西，使对方难测端倪，并扩大了闪挪腾跳与回旋的范围和幅度，打得翁文仲渐渐丧失了进攻锐气，被迫处于防御的地位。

这是一场很是激烈很是精彩的格斗。双方都是练过上乘真功的武林高手，而且都发挥了自已最好的水平。只听得场内风雷轰轰地鸣啸；地下砂尘唰唰地卷飞；四周草木簌簌地抖动。只看见四个人像两对怪鸟似的在半空里飞舞搏击，飘忽闪烁……

双方都觉得这是自己平生所经历的最紧张最艰苦的战斗。鏖战了一百多个回合以后，胜负依然未分。但双方都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感到周身大汗淋漓了。所不同者只是，华龙钟凤有由于经常服用金光圣丹，又注意调养，加上钟凤有鲍云路的无形支援，因而精力充沛，后劲盎然，不但久战不衰，而且越战越强。翁文仲夫妇由于年老等原因，已经感到四肢酸痛，周身疲惫，很明显地呈现出走向失败的趋势，动作怠慢，反应迟缓。

华龙见状大喜，不禁扬声高呼：“凤妹妹，加油！”钟凤一听更加抖擞精神，一柄剑使得更加神出鬼没，一招“风颞落花”，连环七式，虚实相生，趁对方眼花缭乱，首尾难以兼顾的时候，一剑削掉了她的右臂，嘎然一声，顿时血流如注。胡锡珍惨叫一声，痛倒在地……

那边的翁文仲本来就感到难以招架了，此刻又听到多年